



丌
字
彙

說部叢書第三集
第十八編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商 務 印 書 館

最 新 出 版 小 說

說部叢書三
集六十四編 **鬼窟藏嬌** 二册五

此爲林琴南先生所譯。

有國際之關係。說愛國

先公後私。先國家而後

言外。中間所設波折。亦

說部叢書三
集六十五編 **玫瑰花** 一册

林紓陳家麟譯 書言

一處女。女力拒之。旋名

乃改易姓名。爲之看護。

艱難困苦中。婉曲達出。

士嬰廢疾止。本編則從

說部叢書三
集六十七編 **荒村奇遇**

李澄宇譯 有貧女索

當。窮途無聊。挈室中革

富豪爲人謀殺。女於中

少年某。義助之。遂依少

豪子。見遂於父者。偵探

豪隱事。愈出愈奇。令閱者不能釋手

角

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初版

(四) 字 獄 一 册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 纂 者 徐 慧 公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總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棋盤街中市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
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
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
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梧州 梧州
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梧州
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四字獄

第一章

莎門安狄哥坐在一個安樂椅裏邊。聽他姪女兒滔滔辯論。他那肥胖的身軀正好裝滿了一椅子。偌大一個安樂椅。竟一毫也沒有隙地。一個大如蒲扇的手。緊緊的捏了拳頭。在那個寫字棹上不住咚咚地敲。那軍隊裏得勝歸來的調子。忽然間他那個又軟又縐班班點點的臉上。起了一陣怒容。大聲叫道。不雅多說。我曉得你今天同狄克生密爾一定又私下會過面了。你既然是我的臣女。不能瞞着我做事。我這屋子裏不願你做這不要廉恥的勾當。你留意着。你要聽我的話。從今以後。快快同他斷絕關係。你省得省不得。那時他姪女骨節間立在電燈光的下面。把他那一雙清如秋水的眼。向他叔子瞧了瞧。

兩朵紅雲從腮邊顫漸漸推露。一直到耳根邊纔止。低着頭倒抽了一口冷氣。顫巍巍靜悄悄的答道。密爾這人還不錯。安狄哥聽了。鼻子裏嗤了一聲。恨恨的說道。還不錯。我却不敢贊成。我覺得他面子上雖然不錯。背地裏心術却不大好。現在不必論他人品好不好。你快快同他斷絕關係就是了。甘斯坦輕輕說道。我所以同他見面總是躲躲藏藏不給你知。無非因爲你不許他進門來。故不得不這樣。至於你所說種種侮辱我們的話。不獨我可以自信沒有。就是密爾我也可以保他不是這樣的人。安狄哥聽到這裏。把手裏的雪茄重重的向椅背上擊了一下。厲聲道。我不同你多說。你一定要聽我的話。不然我便……這話還沒說完。甘斯坦冷冷的向他叔子瞧了一瞧。櫻唇微顫。冷笑一聲道。不聽你便怎樣。安狄哥目露兇光以手抵棹道。不聽我麼。我能叫你不得不聽我。甘斯坦起身道。這個話怕不能講。說至這裏。蛾眉微豎。輕輕的立起身來。

把他滿頭金絲髮搖了幾搖。再說道。不能。你忘了我今年多少年紀哩。安狄哥聽了低聲道。呸！你用這句話來難我麼。好。句我那裏會忘你的年紀。什麼事都不會掉。你年紀已長。該當自立。我哥哥的家產。應該歸你親手掌握。你可以隨時命我出門。但我曉得你決不會這樣。而且你知識狠富足。一定能聽我的話。安狄哥說時。以手自撫其指。半晌不語。停了良久纔說道。甘斯坦。你心中怎樣。甘斯坦心甚得意。用諛諂的語調答道。阿叔乎。我狠要你同居。我決不追究他事。卽歷年來阿叔經手的賬冊。我亦決不清查。阿叔勿必擔驚。安狄哥哄然大笑道。這種無謂的話。說他則甚。甘斯坦高聲接續道。但以後你決不能干涉我私事。從此以後。我可以獨斷獨行。我要見什麼人。在什麼時候。什麼地方。我自有我的主意。別人不能管我。我可不是十歲小兒。穿了短衣短褲。由着人管束的。安狄哥道。這便算哀的美敦書麼。甘斯坦沉着臉道。是否由你。但你決不

能再干涉我自由就是。密爾克生以後常要我在這兒同他會面。不久要同他結婚。安狄哥嗤之以鼻。正容說道、好說得爽快。但你要宣告獨立。我却有句話要交代你呢。這句語只有四字。我不欲高聲。恐怕下人們要偷聽。哈哈。只須四字。便能解決這疑難問題了。甘斯坦你快來聽着。安狄哥吃吃作驚驚笑。甘斯坦起身走到他旁邊。聽着不解是什麼用意。安狄哥向他附耳輕輕說了一句話。便守在一旁。等他發作。說也奇怪。甘斯坦聽了這句話。好似觸電一般。頓然間花容失色。長嘆一聲。倒身向後邊的椅中一坐。半晌不語。停了好一會。纔愁眉苦臉的說道。阿叔你爲甚時常把這句話來挾制我。那時安狄哥眉飛目舞。冷嘲熱笑的答道。我的法術靈不靈。你能教我不干涉你的私事麼。你要宣告獨立麼。你要隨時見你的情人密爾麼。哈哈。你不要見怪。我不能不這樣對待你。你要曉得我保險箱裏。還有你的親筆字據哩。再會了。請你今晚把這四字

辨辨滋味罷。說得這裏。昂然舉步。臨出門的時候。還故意把那扇門用力一推。似乎要給甘斯坦曉得他的手段一般。過後他就依着他的習慣。親自把前面門戶檢查一番。還把窗子也一一看過。他最怕梁上君子。每夜前面門戶。非得親自檢點。決不能睡得安貼。但後面他却不怕。因為有很高的石牆遮着。一班宵小。決不能從後面侵入的。這夜他檢點過了。就下樓到他臥室裏去。一面把臥室的門下鎖。一面不住的竊笑。隨後把玻璃窗都上了鑰子。將要解衣就寢。自言自語道。他那裏猜得到這疑團呢。可憐一個聰明孩子。一聽這句話。便像出了氣的氣球。縮做一團糟。但是這份家產。却不怕他不歸我處置了。我料他現在尙沒有起疑心。即便起疑心。我料他未必就能曉得真相。好在我尙有那個東西。怕他甚的。這時安狄哥的眼光。斜斜看到他床邊一個堅固的鐵箱。不由的臉上起了一片笑容。起身把電燈機關熄了。要曉得安狄哥這一笑。並非

無故。原來安狄哥自從他哥哥死後。他哥哥叫他做他姪女的財產經理人。安狄哥從此就像登了天堂一般。好不快活。況且他尚有特別的野心。這時清夜獨思。怎地不心花怒放呢。他獨自一個。睡在床上。細細的想道。無論如何。甘斯坦同密爾的姻事。一定要停止。他姪女雖不能終身不嫁。但無論如何。得慢慢地再說。因為甘斯坦既嫁之後。這財產經理人。便輪不到我了。想了半天。狠狠的說道。無論如何。他總在我掌握中。怕他逃了不成。想到這裏。非常得意。那睡魔也漸漸的來了。這時外面月光。從窗紗中微微的射入。外面一陣微風。從氣窗上面吹將入來。將安狄哥的床帳。輕輕吹動。那地上窗紗的影子。便輕飄微漾。好像人影往來一般。這時萬類俱寂。安狄哥正酣然高臥。做他最得意的好夢。這樣靜悄悄的。又過了好些時候。那壁上的時鐘。打了十二下。猛地裏窗外有個人影一閃。

第二章

這時窗上忽然的歷一聲。那睡着的人却沒有聽得。但見窗門已開了。一個高大的黑影。輕輕的跳將進來。躡着脚步。望安狄哥臥處行來。身子輕捷。一些也沒有聲息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這大盜的右手。已經把帳子掀開。左手把安狄哥的喉嚨扼住。安狄哥好夢方酣。兀自欠伸了一下子。說道。什麼。那時大盜把他喉嚨緊緊捏住。不叫他出聲。安狄哥黑地裏睜着眼向他瞧着。只見他手裏捏着雪亮一管手鎗。早已慌做一團。那人却不慌不忙。把手鎗一指說道。你認識我麼。要是出聲。立刻就送你歸天。安狄哥喘做一團。額上的汗。好像珍珠一般。他心中疑惑道。這人想必是一個大盜。但是他怎得進來呢。那前邊的窗。都是特別製造。決不能進來。因為窗上邊都藏着電力機關。要是手指一觸。我所雇私家偵探。就能覺得。要是從後面來的呢。他怎生跳過這石牆呢。那時這大盜喝

道。起身。我不傷汝。安狄哥心下一寬。原來他因爲老天生他時。不曾給他膽量。所以他最怕就是一個死字。一聽大盜那句話。曉得性命可以無妨。他就輕輕的從床上爬起來。下來向那人立着。黑地裏偷眼打量那人的身材。只見他臉面大半被一個假面遮着。其容却看不清楚。只聽那人開口道。請你替我把那保險箱開着。我雖然自己能開。就怕耽誤時候。請你快些。安狄哥躊躇了半晌。要顧着性命。只得向保險箱那邊走去。那人一手執着手鎗。一手疾忙從口袋中取出一個懷中電燈。照着那個箱上的鎖孔。安狄哥一壁開那保險箱時。一壁看那人手段靈敏。作事謹慎。不住的暗暗佩服。想到箱中止有現金數百元。及不甚值錢的股票。其餘值錢的東西。都藏在地窖中。正自慶幸。當時保險箱的門。已經開着。那人點道好。請你替我照着火。我還要細細的檢查呢。安狄哥不由的替那人拿着火。心中兀自想道。這人真不愧稱爲一個大盜呢。但見那

人右手握着手鎗。左手搜刮箱中所有。手法靈敏。毫無聲息。箱中裝着許多通着私家偵探家裏的電線。他却並不觸着。安狄哥一面佩服。一面想道。此人定是綠林中著名的大盜。這會想必抱着極大希望而來。這小數金銀。未必能飽他慾望。正自呆呆的想着。忽聽得那人微微嘆氣。偷眼一瞧。只見那人的情形。似乎狠瞧不起銀洋鈔票。兀自在那裏細細番檢。安狄哥覺得那人真是大盜。他的來意不爲金錢。忙細細的檢查着。心中一上一落。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會只見那人面有得色。原來他已翻到安狄哥藏祕密文件的所在。檢了一會。檢出一枚皮封袋的文件。忙向衣袋中一揷。立起身來。欣然向安狄哥道。多謝。安狄哥覺得聲音狠熟。偷偷的從假面中窺他眞的目。只聽那人道。我已經得手。不必再拘束你了。但我未曾離這裏的時候。不能不暫時得罪你。請你到床上去。安狄哥曉得自己沒有抵抗他的力量。不得不聽他的命令。只見那人將一個

枕頭撕破。把裏邊棉花抽出。輕輕的塞在他口內。隨手撕了一幅帳子。把他捏成一根繩子。把安狄哥兩手背剪着縛住了。說道。對不起。今晚騷擾你了。好在我縛得沒有十分緊。等我去了一會。你就可以恢復你的自由。請你不用焦心。再會了。說罷。將身一縱。跳到窗外去了。安狄哥聽他從石階上走下去。到那常鎖的後門邊。却不聽得脚步聲了。安狄哥兀自想道。這天殺的是跳過石牆進來的。還是用繩梯進來的呢。一路想着。一路把他手足亂掙。那大盜說的話真不欺人。不消一會兒。早已恢復自由。忙着把口中棉花拔去。再旋亮了電燈機關。要想先檢點一檢點所失的是那一項文件。再去喚警察。纔走過去把保險箱開着。在抽屜內翻了一會。不覺啊呀一聲。氣得發昏。章第十一。原來那人千不要。萬不要。所要的正是安狄哥恃爲利器。常常把他脅迫他姪女的一個祕密文件。那時安狄哥呆了一會。氣憤憤地把保險箱砰的一聲闔了。心中兀自

咒罵那個該死的惡賊。這是祕密文件。不便宣佈。召集警察。料來是不能的了。獨自一個坐在床邊上。要想把那手段活潑。舉動輕捷。說話都雅的大盜。推度出來。安狄哥本是一個聰明人。他起先想到那人裝着假面。並且那人談吐之間。不甚自然。有些裝作。要是那人不認得安狄哥。何必裝腔做勢呢。這樣看來。他一定同我認識。並且那人金銀財帛。一些不要。獨把這祕密文件將去。這祕密文件。除我同甘斯坦。還有那個知道呢。這樣一想。不覺恍然大悟。切齒道。好可惡。他們竟這樣欺我。要曉我就沒有這個。這小女子也離不了我的操縱呢。說罷。獨自笑一會子。把電燈熄了。向床上躺着。把被蒙着臉。想明天怎樣去請私家偵探。取回那個東西。胡思亂想了好一會。要想睡着。却睡不穩。神思昏昏。似睡非睡的躺着。不曉過了多少時候。他忽然驚醒。好像有什麼人在那裏挫磨門上的鎖的。光景靜靜的聽着。那個時候月色昏沉。比先前黑暗了許多。但

見那門輕輕的開了。安狄哥渾身震顫。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枕底下雖有個手鎗。因爲鎗法平常。不敢輕用。回頭一想。這保險箱內橫豎沒有值錢的東西。聽着他們擺佈。不去抵抗。或者倒能保着性命。他就閉着眼。呼呼的鼻子裏作聲假裝睡着。聽那人腳步甚輕。不曉得是那一種人物。不多一刻。那人已立在床前。安狄哥慌得氣都不敢喘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安狄哥覺那人的呼吸。可以聽得清楚了。那人把一方溼手巾放在他臉上。一陣極難聞的氣息。直鑽到鼻子管來。安狄哥頓然想道。哥羅虎龍。一種迷藥。慌忙坐起。正要呼救時。那人一聲威喝。把左手掩住他口部。右手疾忙從懷中取出一枝手鎗。向他指着。安狄哥覺得這人滿目兇光。一團殺氣。慌得不敢做聲。那時月色雖然昏黑。却還可以辨得出這人的面目。安狄哥不看猶可。一看這人。却是素識。纔想討饒。那人緊抓其喉際。輕輕說道。你認識我麼。我起初不過要你安睡片刻。現在却是不能了。安

狄哥再想發言。那人把手鎗向他頭上繞了個圈子。安狄哥向後便倒。悲鳴了一聲。手足亂動了一會。一道魂靈。直到孽鏡台去了。那人停了一刻。取一條毯子。鋪在他身上。從身畔取出一瓶酒來。喝了半瓶。見屍身上的血。已浸透了毯子。便起身向保險箱行來。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。我本不要殺人。但他認識我。我不能不殺他。說到這裏。把懷中電燈椅上一放。令燈光向着鎖孔。從襯衣袋內取出一個百合鎖匙。試了好半天。把保險箱開着。在箱內檢了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。把箱中物件。盡行倒出。只沒有遂他的心願。那人心中焦灼。跳起身來。把死人衣袋內也抄檢一過。室中的抽屜內。同那坐褥底下。沒有一處不翻到。只是沒有得手。那人詫異道。真是奇怪。難道有人先下手不成。一路說。一路把鈔票塞在袋裏。忽然露出驚慌的情狀。把懷中電燈熄了。靜靜聽着。只聽有輕捷的脚步聲自遠而近。已到他進來的門首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人不慌不忙。

輕輕一躍。跳出窗外。不消一刻。早已影跡無踪。再說那外邊的人。已走近停屍身的房屋。呀的一聲。把門開了。來者非別。正是甘斯坦。他正要走近床前。忽聞得一種異樣的氣息。曉得事情不妙。趕緊上前。這時窗外昏沉的月色。照入陰森森的室內。甘斯坦眼。看着毯子上的血跡。地下散佈了滿地的紙類。驚得渾身打顫。高聲叫道。天呀。這是怎麼一件事呢。眼瞧着地下的文件。頓然又觸起了靈機。一件一件從地上檢起。細細翻閱。回身再從保險箱內檢了一會。頓足道罷了。一定是他。咳。你如何做這樣事呢。

第三章

安狄哥被殺的那天晚上。約摸兩句鐘時候。密爾獨自一個。欣然回到哀開隆旅館。一路口裏吹着樂調。瞧他樣子好像纔從人家夜宴了回來。他住在四層樓上。那天他踏進了房門。便把百葉窗關了。旋亮了電燈。拿着一枝雪茄。坐在

安樂椅內。把手足伸了一伸。腰部挺了一挺。說道。好倦啊。今天的事情。倒和先前差不多。要朋友們曉得了。一定要吃一個驚嚇。幸虧我做得狠妥貼。安狄哥萬萬料不到是我。我也一些沒有足跡。同手印指留在那裏。給偵探做把柄。這真是一場奇功哩。說到那裏。他那美麗的容顏上。露了一陣笑渦。一道清而且秀的目光。斜斜的射到壁上。一架美人照相上邊。這畫中人非別正是他意中人甘斯坦的肖像。那時密爾對了那畫中人。親親密密的說道。美哉卿乎。我密爾得遇這樣一個仙姿國色。真是三生有幸。但不曉得爲什麼你如花似玉的容顏。時常帶着三分憔悴的氣象。好似一朵名花。罩在霧露裏一般。是了。想必因爲心頭有不快活的事兒。所以這樣。但現在那祕密文件。已經消滅。可惜這時你還不知道。倘使你知道了。那畫裏真真也應該微笑容纔是啊。我發昏了。這是何等事。可以告訴得你麼。就是你怪我行爲不端。我也決不願把這